

影宋柳河東集

卷三十四之三十六
書啓

鳳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城字立宗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為道州刺史太學

諸生詣闕請留先生書勉勵其志時公作集賢直字

二十六日

貞元十四年九月也

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

致尺牘

牘書版也長一尺故云尺牘

太學諸生足下始朝

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

陽城傳德宗召城為諫議大夫

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城為諫議大夫

遺在佛前傳建興關上曉諭諸延學

元十一
年七月
坐是下
遷國子
司業諸
生陶

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

道州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

刺史僕時通籍光範門二通籍者按漢書註為

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就職書府聞之愷

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

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一有而署吏有傳致詔

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

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一無

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蘇
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
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
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
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
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
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城之出太學諸
生何蕃李儻王魯卿李譚等二百人頓首闕
下請留城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
輒用撫手喜甚震并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

今僕嘗讀李元禮李元禮李膺也傳云太學

傳節為之冠竝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嵇叔夜

傳晉書嵇叔夜名康坐呂安事將刑東觀其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不許

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

可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

於戲音烏希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

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

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音庚而利口食

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左傳文十八年

毀信廢忠崇飾

惡有凌傲長上而諛罵有司者漢書立而諛語○諛蘇內

切責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

聞之恟駭怛悸○恟群勇虛容二切良痛其

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孟子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嗜嗜也○嗜徒合切與咨同遂退託鄉閭家塾

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

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

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刺盧達切豈說者過

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

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漸子廉切明效所致

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

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

一無并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依託

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

言謂陽公過於納汙左傳汙納汙無人師之道是

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論語吾黨之小子狂

以裁之○猶古顯切又古縣切南郭獻譏荀子法行篇南郭

夫子之門何其難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此良醫之門多病

櫟括之側多枉
材是以雜也
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

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

反左右曰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
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

有負芻之禍從先生
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孟軻館齊從者竊屨

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不
得或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曰子以是爲竊

屨來歟曰
殆非也
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

免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見論語
俞扁之門
俞附

皆良醫也
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

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禾朝也

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幾
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
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
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
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得一字無想復再上故
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音旭俾爲史者有以
紀述也努力多賀切勉也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中立史無傳新
史年表云潭州

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
師好學之志公答以數千言盡

以平生爲文真訣告之必當時
佳士也書中謂余居南中九年
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送
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
行愿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
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
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
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
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
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
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

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
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
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
恠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
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
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恠也出懷沙賦僕
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
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
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

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
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目而吾子又欲使吾
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
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

樓昉曰此
子厚薄處

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恠於羣目
以召開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

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開豈可使呶呶

者

○呶尼
交切

早暮呬吾耳

○呬音
佛戾也

騷吾心則固

僵仆煩憤

乎外
切

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遽驚

吾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
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
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
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

薦也揖言

於鄉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

孟子憮然為閒

○憮音武
改容也

京兆尹鄭叔則

貞元初鄭叔則為京兆尹五年二月

貶永州刺史

怫然曳笏却立

○怫音佛

曰何預我耶廷

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
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

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
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
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
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
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
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
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
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
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

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

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

烺

音朗又音郎火明貌一本作炳炳燁燁

務采色夸聲音而以

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

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

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

之

弔切掉徒

懼其剽而不留也

剽匹妙切

未嘗敢

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

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

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
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
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
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
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
厲其氣叅之孟荀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
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
幽叅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太史公謂司馬遷
也梁劉勰辨騷云